

大师笔下 · 大视野 · 大智大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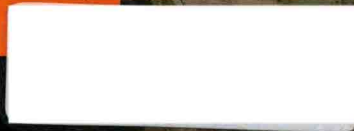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文摘

谢玲◎主编

典 | 藏 | 版

战争与和平

聚焦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
还原历史，感动至今



精选民国大师经典名作，包罗社会人文万象

一个世纪的历史沉淀，一百年的文化传承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大师笔下 · 大视野 · 大智大悟

读者文摘

典 | 藏 | 版

战争与和平

谢玲 ©主编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者文摘: 典藏版. 战争与和平/谢玲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5639-4806-2

I. ①读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文摘—世界 IV.
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1103 号

读者文摘典藏版·战争与和平

主 编: 谢 玲

责任编辑: 钱子亮

封面设计: 壹诺设计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销单位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04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4806-2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前言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，不是厄运，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：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，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，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。这时，你就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。

畅销全球的《读者文摘》杂志的创始人华莱士曾说过：“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，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，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、善、美。是真、善、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。”

生命，需要鼓舞与希望；心灵，需要温暖与滋润。幸福并非来自物质的充盈，它是一种用奉献牺牲所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感。

“读者文摘”系列丛书，以严苛的标准，挑选精致而丰富的内容，以最全面的视角，为你呈现大千世界的精彩绝伦！

“读者文摘”系列丛书，用高屋建瓴的思维，揽括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，让读者一边感悟他人的智慧，一边掌控自己的人生！

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年轻人喜欢追星，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或演员明星。偶像发行新专辑，开播新的电视剧，参加新的综艺节目，或有花边新闻等，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，制造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
时光倒流八九十年，在民国时期，那时青年们的心中，也有偶像，但那些偶像，多是文化名人。像胡适，像鲁迅，像徐志摩，像郁达夫……他们光芒四射，有无数的崇拜者。他们文思才情俱佳，很多人都

等着从报纸杂志上看他们新的文章，就像沐浴春风，以此获取人生有益的营养。

时代不同，人的追求肯定不同。但是，人是有根的，有历史的根，有文化的根，有血脉的根，有乡土的根……忘记过去等于背叛，找不到根人就会走向虚无。

其实，当你用心细细去寻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，那片天空曾经也那么精彩，有那么多繁星闪烁；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，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，让人叹为观止；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，人们为了追求心中梦想甚至愿意舍弃生命！

“读者文摘典藏版”系列，把目光锁定民国时期，力图从浩瀚的资料海洋里，披沙沥金，为读者精选最有价值的文章。

这些文章，多出自民国大师之手，由他们精心打造，不可多得！

这些文章，讲人生，讲政治，讲战争，讲和平，讲现实，讲理想，讲风土，讲人情，讲父母之爱，讲故乡之情，讲才子佳人，讲风月故事……主题涵盖多样，内容丰富多彩！

这些文章，既有历史的沉淀，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！

本书精选民国时期作家的文章，内容聚焦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，揭示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和展现的反抗精神，还原真实历史，镌刻民族印记。

阅读这些文章，将会使你活得激情满怀，爱得深沉博大；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追逐内心的憧憬与梦想。当感到痛苦、惶惑和失落时，它将给你以慰藉；在遭到打击、挫折时，它将给你以力量和智慧。

毫无疑问，本书会成为你的终生益友！

目录

第一辑 兵荒马乱的年代

那时内有军阀混战，外有列强欺凌，政治腐败，经济凋敝，人们愁苦愤懑……中国社会就像一座活火山，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可能。

- 牛车上 萧红 / 3
- 战壕 石评梅 / 12
- 法眼 许地山 / 15
- 岳阳楼 叶紫 / 24
- 夜哨线 叶紫 / 27
- 行军散记 叶紫 / 45
- 战地斜阳 张恨水 / 56
- 波浪 潘怀素 / 67

第二辑 来自民众的抗争

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下，有心怀怒火的黎民大众，也有激情澎湃的英雄志士，他们决心勇敢地站起来，尽自己的力量，为改变现状做一些努力。

秋风秋雨愁煞人	庐隐 / 85
归来	石评梅 / 89
归途	许地山 / 93
解放者	许地山 / 102
女儿心	许地山 / 113
向导	叶紫 / 144

第三辑 还原真实的抗战

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中国与日本的对抗和战争是长期的，艰苦的，严酷的，充满了血和泪的记忆，绝不像今天某些抗日“雷剧”所描绘的那样轻松。

某夫人	穆时英 / 159
月下的回忆	庐隐 / 165
北平沦陷那一天	朱自清 / 168
彼此	林徽因 / 170
“四大皆空”	老舍 / 174
烧书记	郑振铎 / 177
我的邻居们	郑振铎 / 181
最后一课	郑振铎 / 184

从“轧”米到“踏”米	郑振铎 / 188
一条铁路的完成	萧红 / 193
放火者	萧红 / 198
长安寺	萧红 / 202
滑竿	萧红 / 205
伤兵旅馆	鲁彦 / 208
整理好了的箱子	夏丏尊 / 221
钢铁假山	夏丏尊 / 223
空闲少佐	穆时英 / 225
敌我之间	郁达夫 / 247

第一辑 兵荒马乱的年代

那时内有军阀混战，外有列强欺凌，政治腐败，经济凋敝，人们愁苦愤懑……中国社会就像一座活火山，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可能。

牛车上

萧红

金花菜在三月的末梢就开遍了溪边。我们的车子在朝阳里轧着山下的红绿颜色的小草，走出了外祖父的村梢。

车夫是远族上的舅父，他打着鞭子，但那不是打在牛的背上，只是鞭梢在空中绕来绕去。

“想睡了吗？车刚走出村子呢！喝点梅子汤吧！等过了前面的那道溪水再睡。”外祖父家的女佣人，是到城里去看她的儿子的。

“什么溪水，刚才不是过的吗？”从外祖父家带回来的黄猫也好象要在我的膝头上睡觉了。

“后塘溪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后塘溪？”我并没有注意她，因为外祖父家留在我们的后面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有村梢上庙堂前的红旗杆还露着两个金顶。

“喝一碗梅子汤吧，提一提精神。”她已经端了一杯深黄色的梅子汤在手里，一边又去盖着瓶口。

“我不提，提什么精神，你自己提吧！”

他们都笑了起来，车夫立刻把鞭子抽响了一下。

“你这姑娘……顽皮，巧舌头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他从车辕转过身来，伸手要抓我的头发。

我缩着肩跑到车尾上去。村里的孩子没有不怕他的，说他当过兵，说他捏人的耳朵也很痛。

王云嫂下车去给我采了这样的花，又采了那样的花，旷野上的风吹得更强些，所以她的头巾好象是在飘着，因为乡村留给我尚没有忘却的记忆，我时时把她的头巾看成乌鸦或是鹊雀。她几乎是跳着，几乎和孩子一样。回到车上，她就唱着各种花朵的名字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象这样放肆一般地欢喜。

车夫也在前面哼着低粗的声音，但那分不清是什么词句。那短小的烟管顺着风时时送着烟氛。我们的路途刚开始，希望和期待都还离得很远。

我终于睡了，不知是过了后塘溪，还是什么地方，我醒过一次，模模糊糊的好象那管鸭子的孩子仍和我打着招呼，也看到了坐在牛背上的小根和我告别的情景，……也好象外祖父拉我的手又在说：“回家告诉你爷爷，秋凉的时候让他来乡下走走。……你就说老爷腌的鹌鹑和顶好的高粱酒等着他来一块喝呢！……你就说我动不了，若不然，这两年，我总也去……”

唤醒我的不是什么人，而是那空空响的车轮。我醒来，第一下看到的是那黄牛自己走在大道上，车夫并不坐在车辕。在我寻找的时候，他被我发现在车尾上。手上的鞭子被他的烟管代替着，左手不住的在擦着下颚，他的眼睛顺着地平线望着辽阔的远方。

我寻找黄猫的时候，黄猫坐到五云嫂的膝头上去了，并且她还抚摸猫的尾巴。我看看她的蓝布头巾已经盖过了眉头，鼻子上显明的皱纹因为挂了尘土，便显明起来。

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醒转。

“到第三年他就不来信啦！你们这当兵的人……”

我就问她：“你丈夫也是当兵的吗？”

赶车的舅舅，抓了我的辫发，把我向后拉了一下。

“那么以后……就总也没有信来？”他问她。

“你听我说呀！八月节刚过，……可记不得那一年啦，吃完了早饭我

就在门前喂猪，一边敲着槽子，一边‘唠唠’的叫着猪。……那里听得着呢？南村王家的二姑娘喊着：‘五云嫂，五云嫂，……’一边跑着一边喊：‘我娘说，许是五云哥给你捎来的信。’真是，在我眼前的真是一封信，等我把信拿到手哇！看看……我不知为什么就止不住心酸起来。……他还活着吗！他……眼泪就掉在那红笺条上，我就用手去擦，一擦这红圈子就印到白的上面去。把猪食就丢在院心，……进屋换了件干净衣袋，我就赶紧跑，跑到南村的学房见了学房的先生，我就一面笑着，就一面流着眼泪，……我说：‘是外头人来的信，请先生看看，……一年来的没来过一个字。’学房先生接到手里一看就说不是我的。那信我就丢在学房里跑回来啦！……猪也没有喂，鸡也没有上架，我就躺在坑上啦！……好几天，我象失了魂似的。”

“从此就没有来信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打开了梅子汤的瓶口，喝了一碗，又喝一碗。

“你们这当兵的人，只说三年二载，……可是回来，……回来个什么呢！回来个魂灵给人看看吧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车夫说：“莫不是阵亡在外吗？……”

“是，就算吧！音信皆无过了一年多。”

“是阵亡？”车夫从车上跳下去，拿了鞭子，在空中抽了两下，似乎是什么爆裂的声音。

“还问什么，……这当兵的人真是凶多吉少。”她揩皱的嘴唇好象撕裂了的绸片似的，显着轻浮和单薄。

车子一过黄村，太阳就开始斜了下去，青青的麦田上飞着鹊雀。

“五云哥阵亡的时候，你哭吗？”我一面捉弄着黄猫的尾巴，一面看着她。但她没有睬我，自己在整理着头巾。

等车夫颠跳着来在了车尾，扶了车栏，他一跳就坐在了车辕，在他没有抽烟之前，他的厚嘴唇好象关紧了的瓶口似的严密。

五云嫂的说话，好象落着小雨似的，我又顺着车栏睡下了。

等我再醒来，车子停在一个小村头的井口边，牛在饮着水，五云嫂也许是哭过，她陷下的眼睛高起了，并且眼角的皱纹也张开来。车夫从井口搅了一桶水提到车子旁边：

“不喝点吗？清凉清凉，……”

“不喝。”她说。

“喝点吧，不喝就是用凉水洗洗脸也是好的。”他从腰带上取下手巾来，浸了浸水。“擦一擦！尘土迷了眼睛，……”

当兵的人，怎么也会替人拿手巾？我感到了惊奇。我知道的当兵的人就会打仗，就会打女人，就会捏孩子们的耳朵。

“那年冬天，我去赶年市，……我到城里去卖猪鬃，我在年市上喊着：‘好硬的猪鬃来，……好长的猪鬃来，……’后一年，我好象把他爹忘下啦，……心上也不牵挂，……想想那没有个好，这些年，人还会活着！到秋天，我也到田上去割高粱，看我这手，也吃过气力，……春天就带着孩子去做长工，两个月三个月的就把家拆了。冬天又把家归拢起来。什么牛毛啦，……猪毛啦，……还有些收拾来的鸟雀的毛。冬天就在家收拾，收拾干净啦呀！……就选一个暖和的天气进城去卖。若有顺便进城去的车呢！把秃子也就带着，……那一次没有带秃子。偏偏天气又不好，天天下清雪，年市上不怎么闹热；没有几捆猪鬃也总卖不完。一早就蹲在市上，一直蹲到太阳偏西。在十字街口一家大买卖的墙头上贴着一张大纸，人们来来往往的在那里看，象是从一早那一张纸就贴出来了！也许是晌午贴的，……有的还一边看，一边念出来几句。我不懂得那一套，……人们说是：‘告示告示’。可是告的什么，我不懂得那一套，……‘告示’，倒知道是官家的事情，与我们做小民的有什么长短！可不知为什么看的人就那么多，……听说么，是捉逃兵的‘告示’，……又听说么，……又听说么，……几天就要送到县城来枪毙。……”

“哪一年？民国十年枪毙逃兵二十多个的那回事吗？”车夫把卷起的衣袖再下意识地把它放下来，又用手扶着下颚。

“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年，……反正枪毙不枪毙与我何干，反正我的猪鬃卖不完就不走运气，……”她把手掌互相擦了一会，猛然，象是拍着蚊虫似的，凭空打了一下：

“有人念着逃兵的名字，……我看着那穿黑马褂的人，……我就说：‘你再念一遍。’起先猪毛还拿在我的手上，……我听到了姜五云姜五云的；好象那名字响了好几遍，……我过了一些时候才想要呕吐，……喉管里象有什么腥气的东西喷上来，我想咽下去，……又咽不下去。……眼睛冒着火苗。……那些看告示的人往上挤着，我就退在了旁边，我再上前去看看，腿就不做主啦！看‘告示’的人越多，我就退下来了！越退越远啦！……”

她的前额和鼻头都流下汗来。

“跟了车，回到乡里，就快半夜了，一下车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了猪毛。……那里还记得起猪毛，……耳朵和两张木片似的啦！……包头巾也许是掉在路上，也许是掉在城里，……”

她把头巾掀起来，两个耳朵的下梢完全丢失了。

“看看，这是当兵的老婆，……”

这回她把头巾束得更紧了一些，所以随着她的讲话那头巾的角部也起着小小的跳动。

“五云倒还活着，我就想看看他，也算夫妇一回。……”

“……二月里，我就背着秃子，今天进城，明天进城，……‘告示’听说又贴了几回，我不去看那玩意儿，我到衙门去问，他们说：‘这里不管这事。’让我到兵营里去，……我从小就怕见官，……乡下孩子，没有见过。那些带刀挂枪的，我一看到就发颤，……去吧！反正他们也不是见人就杀。……后来常常去问，也就不怕了。反正一家三口，已经有一口拿在他们的手心里。……他们告诉我，逃兵还没有送过来。我说什么时候才送过来呢？他们说：‘再过一个月吧！’……等我一回到乡下就听说逃兵已从什么县城，那是什么县城？到今天我也记不住那是什么县

城，……就是听说送过来啦就是啦，……都说若不快点去看可就没有了。我再背着秃子，再进城……去问问兵营的人说：‘好心急，你还要问个百八十回。不知道，也许就不送过来的。’……有一天，我看着一个大官，坐着马车，叮东叮东的响着铃子，从营房走出来了。……我把秃子放在地上，我就跑过去，正好马车是向着这边来的，我就跪下了，也不怕马蹄就踏在我的头上。

“‘大老爷，我的丈夫……姜五……’我还没有说出来，就觉得肩膀上很沉重……那赶马车的把我往后面推倒了。好象跌了跤似的我爬在道边去。只看到那赶马车的也戴着兵帽子。

“我站起来，把秃子又背在背上，……营房的前边，就是一条河，一个下半天都在河边上看着河水。有些钓鱼的，也有些洗衣裳的。远一点，在那河湾上，那水就深了，看着那浪头一排排的从眼前过去。不知道几百条浪头都坐着看过去了。我想把秃子放在河边上，我一跳就下去吧！留他一条小命，他一哭就会有人把他收了去。

“我拍着那小胸脯，我好象说：‘秃儿，睡吧。’我还摸摸那圆圆的耳朵，那孩子的耳朵，真是，长得肥满和他爹的一模一样。一看到那孩子的耳朵，就看到他爹了。”

她为了赞美而笑了笑。

“我又拍着那小胸脯，我又说：‘睡吧！秃儿。’我想起了，我还有几吊钱，也放在孩子的胸脯里吧！正在伸，伸手去放……放的时节，……孩子睁开眼睛了。……又加上一只船转过河湾来，船上的孩子喊妈的声音我一听到，我就从沙滩上面……把秃子抱……抱在……怀里了。……”

她用包头巾象是紧了紧她的喉咙，随着她的手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“还是……还是背着他回家吧！那怕讨饭，也是有个亲娘……亲娘的好。……”

那蓝色头巾的角部，也随着她的下颚也颤抖了起来。

我们车子的前面正过着一堆羊群，放羊的孩了口里响着用柳条做成的叫子，野地在斜过去的太阳里分不出什么是花，什么是草了！只是混混黄黄的一片。

车夫跟着车子走在旁边，把鞭梢在地上荡起着一条条的烟尘。

“……一直到五月，营房的人才说：‘就要来的，就要来的。’”

“……五月的末梢，一只大轮船就停在了营房门前的河沿上。不知怎么这样多的人！比七月十五看河灯的人还多。……”

她的两只袖子在招摇着。

“逃兵的家属，站在右边。……我也站过去，走过一个带兵帽子的人，还每人给挂了一张牌子。……谁知道，我也不认识那字。……”

“要搭跳板的时候，就来了一群兵队，把我们这些挂牌子的……就圈了起来，……‘离开河沿远点，远点，……’他们用枪把我们赶到离开那轮船有三四丈远。……站在我旁边的一个白胡子的老头，他一只手下提着一个包裹，我问他：‘老伯，为啥还带来这东西？’……‘哼！不！……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，……一人一包，……回阴朝地府，不穿洁净衣裳是不上高的。’”

“跳板搭起来了，……一看跳板搭起来就有哭的。……我是不哭，我把脚跟立得稳稳当当的，眼睛往船上看着。……可是，总不见出来。……过了一会，一个兵官，挎着洋刀，手扶着栏杆说；‘让家属们再往后退退，……就要下船，……’听着嗝唠一声，那些兵队又用枪把手把我们向后赶了过去，一直赶上了道旁的豆田，我们就站在豆秧上，跳板又呼隆呼隆的又搭起了一块。……走下来了，一个兵官领头，……那脚镣子，哗啦哗啦的，……我还记得，第一个还是个小矮个，……走下来五六个啦，……没有一个象秃子他爹宽宽肩膀的，是真的，很难看，……两条胳膊直伸伸的。……我看了半天功夫才看出手上都是带了铐子的。旁边的人越哭，我就格外更安静。我只把眼睛看着那跳板，……我要问问他爹‘为啥当兵不好好当，要当逃兵。……你看看，